

# 北京话单音词词象

陸志韋編著

科学出版社



# 北京话单音词词彙

陸志韋編著

Copy

科 学 出 版 社  
1956年6月

## 內容提要：

這書是1951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北京話單音詞詞彙”的修訂本。書裏的例句有所補充或是修改。說明書裏加了一些理論性的註解。

書裏詳細例舉北京話的單音詞和單音詞根，一共有六千多條例句，說明每一個詞或是詞根的用法。前面有說明書，分為兩章，第一說“詞”，第二說“詞”類。

本書的用途是：(1)要研究漢語的語法，可以把牠當參考書用。(2)可以叫人留意在用拼音文字寫北京話的時候，會遇見怎樣的問題，(3)可以當做學北京話的補充材料。

## 北京話單音詞詞彙

編著者 陸 志 韋  
出版者 科 學 出 版 社

北京東皇城根甲42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61號

印刷者 北 京 新 華 印 刷 廠  
總經售 新 華 書 店

1956年6月第一版

1956年6月第一次印刷

(京)0001-25,120

書號：0446 印張：9 1/2

開本：787×1092 1/32

字數：204,000

定價：(6)報紙平裝本0.80元

## 重印“北京話單音詞詞彙” 声明

這本書在語言學基本理論方面很有不妥當之處。本是应当徹底修改，全部改編，才能再版的，但是作者一時擠不出時間來，學力上也感覺到不能勝任愉快。不但如此，目前廣大羣眾所急切需要的是全部北京話的詞彙，不只是單音詞詞彙。可是那就不是短時期之內所能供給的，更不是一個人的力量所能做得到的。

從另一方面看，本書的用途，正像凡例第一條說的，只有三點：“（1）要研究漢語的語法，可以把它當參考書用；（2）可以叫人留意在用拼音文字寫北京話的時候，會遇見怎樣的問題；（3）可以當做學北京話的補充材料”。這幾種需要目前還存在着。並且語言工作者已經面臨這樣一種偉大而艱巨的任務：要集中力量研究漢語的規範化，大力推行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的普通話，同時準備要行得通的拼音方案。那末，本書所搜集的材料正可以供大家選擇應用。此外在國外，這兩年來作者從不同的方面得到反映，要求這本書。因此決定把它適當地修改一下，重印一次，不是再版。

這次修改主要的有兩方面：（一）首先是把所有例句全都校對了一遍。有些句子的說法不太像北京話的都改編過了。也刪去了少數幾個不是地道的北京話所有的單音詞，加了幾個北京人常說的，可是原版脫漏了的。可惜還不能註出哪些詞是屬於北京土話的，哪些詞是屬於基本詞彙或是北方話的共同詞彙的。顯而易見的，不經過仔細的全

面調查，強作分別不會有好处。書裏的一些“替代式”也改過了，原書有“替代”得很不合適的。標明詞類的符號也改正了一些，原書不免自相矛盾。這樣一改，希望會增加這書的實用價值。

（二）原書的序文和說明書，關於基本理論的，反而沒有大改動，只刪去了幾句不相干的話，又為了修辭的誠實起見改寫了幾句話。自己發現理論上毛病太大的地方，這次不得不加上一些註解。這樣，原文既然沒有改寫，而註解又不是補充性質的，是批判性質的，內容就顯得很不調合了。這是不得已的，否則就得重寫一本書。說明書裏引証資產階級語言學家的一些話，這証明作者在理論基礎上怎樣入了他們的圈套；雖然原書已經表示批評的態度，那是好幾年以前寫的，批評的態度是遠不夠徹底的。這些地方也沒有引中說明，因為系統的批判和這書的說明書不能合而為一。

今年四月作者在“中國語文”上發表過“對於單音詞的一種錯誤見解”，就是為了對這書做一次初步的，儘可能嚴格的批判。據作者目前所能理解的，書裏所用的“同形替代法”，用在語法結構的分析上是適當的，也許是任何研究法所不能避免的，但是用在構詞法上，就是基本錯誤。同形替代也是分析詞素和音位的正當手續，不過用他來認識詞，為詞下定義，特別是對於像漢語那樣的語言來說，這手續是學院式的，不切合作為社會交際手段的漢語的實在結構。在這一點上，作者跟新興的美國“結構派”語言學者犯了同樣的錯誤；也許犯得更大，因為他們根本不打算從語言裏找出詞來。

書裏，凡是用“同形替代式”來說明的“詞”屬於所謂第1,2,3類的和一部分第5類的，差不多全不能算詞，只是北京

話裏常用的詞素(也是詞根),絕大多數又是漢語通用的詞素。凡是憑拆開動賓格的手續而得出的賓語作“詞”也只是詞素,可是將來在拼音文字裏有時必得單獨拼寫。這兩部分資料本來不应当包括在嚴格的“單音詞詞彙”裏。這次沒有把他們刪去,不單是為了避免牽動全書的組織,主要的是為了我們研究拼音文字的寫法的時候必得考慮到那好些例子,例如辨別同音詞,某些字的正字法,某些語言成份究竟該聯寫不聯寫等等。

書裏分詞類的理論和手續,暫時不需要大修改。作者的意見這幾年來是有點改變了的,已經在第二章用附註說明。

陸志韋 1955年10月

## 序

十五年以前，我就開始收集北京話的單音詞。那時候還很少有人留意到“詞”跟“字”的分別。規規矩矩的人誰也不敢討論拼音的新文字。現在我們可以蠻而無理的說，凡是拼音的時候必得聯起來寫的一堆字母，代表一個“詞”。收羅在字典（詞典）裏的，這一堆字母就是一個詞。這樣給詞下一個定義未免太野蛮吧？不，這是唯一可能的定義。為要了解 *verbum*, *the word*, *le mot* 那一類的字，我查過好些西洋的文法書跟語言學書，簡直是白費時間。●沒在語言心理學上下過工夫的人會很鹵莽的，單就一組語音所代表的意思來給詞下定義。語言學家又會在語音的輕重上，聲調的變化上找出路。直到現代為止，那樣的工作都是徒然的。到末了，我們還得回到一件物質的東西，就是一本現成的詞典。“詞”就是詞典裏一行一行排列着的東西。詞典的

- 更合理的研究方法似乎先不為“詞”下定義，只求說明在一連串的語音裏或是書面上，怎樣把一個一個的詞挑選出來。近年來，語言學家在這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例如對構派的語言學家心目中根本沒有詞的概念，就不能從句子里找出詞來。反過來說，凡是肯定句子是由詞構成的，就得具體說明詞的“分離性”。斯米爾尼茲基教授的“關於詞的問題”是一篇總結性的文章，把問題解釋得最清楚，（А. И. Смирницкий, К Вопросу о Слове, 見“在斯大林語言學著作的昭示下的語言史和語言理論的問題”，183—203頁，莫斯科，1952年）。他的企圖當然是為說明怎樣在任何語言裏找出詞來，可是所舉例子只限於現代歐洲語。正是在漢語的最關鍵性的問題上我們不能從他的見解得到指示。

1955年韋補誌。

內容免不了是亂七八糟的，那末，我們對於詞的了解也只能是亂七八糟的。中國人倒是好辦，現在還是自由自在的，因為還沒有拼音的詞典。也許先把這問題提一提，將來會叫我們編一本更合理一點的漢語詞典。那得看將來的努力了。

下文再說明這本北京話單音詞詞彙裏何以收集了那好幾千的例子，何以不收別的，何以單管這些語音符號叫“詞”。現在只先說說“單音”是什麼意思。“單音”兩個字是“單音綴”三個字的縮寫。什麼叫做一個音綴（或是音節），又是難問題。我們又不想為音綴下定義，只希望能說清楚這本書裏的所謂音綴是什麼東西。一組字母代表一串語音。不管字母的多少，要是所代表的語音只有一個重心點，那一組字母，那一串語音是一個音綴（不是兩個，也不是半個）。比如說 luan（“灤”，用平聲說吧），音的重心點在 a 上，不在 u 上。重量從 l, u 增加到 a 為止，又減下去。那末，luan 是一個音綴。要不然，u 跟 a 可以是一般重的。細細的听，或是用儀器來畫一個圖，u 跟 a 的中間，重量會降下去，甚至於聲音會停一停的，那我們就聽見了兩個音綴，就是“潞安”。同樣的，“灤州”跟“潞安州”極容易听出分別來，一個是雙音綴的，一個是三音綴的。把“潞安州”說得太快了，就變成“灤州”。

好在中國人寫的字，每一個代表一個音綴。（有的考古學家以為有的字從前唸成雙音綴的，那是無稽之談，因為他們不明白漢語的歷史跟古方言的借詞。）所以這單音詞彙很容易用單個的方塊字寫下來。當然在極少數的字上，這詞彙的寫法只適用在一種指定的方言，就是北京話。比如“甬”是單字，單音綴，在別的方言“不用”是雙音綴的。反過來說，北京的“什麼”在別的方言可以是“甚”，是“啥”。

我为什麼要耗費成年成月的時間來采集北京話的單音詞呢？這詞彙有什麼用處呢？難道因為好奇，就在垃圾堆裏檢破爛嗎？斷乎不是。原來我是想研究思想心理學的。心理學上的所謂“思想”，所指的不是人類思想的內容，方式，觀點，立場等等的。我們只管動物的某種反應叫思想。環境裏的事物，通過動物的神經系，叫他在行為上表現出來他已然把不聯貫的事物聯貫起來了，生活上解決了某個難題了。這是廣義的所謂思想作用。人會思想，耗子，長蛇也會思想。就在這自然科學的研究上，我們會發現手續上的困難。苦悶了幾年，才知道在那一種學問裏只有兩條路子可以試一試。頭一條是考查思想這現象在下等哺乳獸是怎麼表現的，那現象又跟動物的大腦有什麼關係。我在这上頭下過工夫，可是得不到重要的結果。又可惜這二十年來中國的局勢不容許我們關起門來研究比較心理學。好在還有第二條路子也是可以走得通的，並且跟中國文化的改造有直接的關係。

那第二條路子是研究語言。語言是一般人所謂思想的工具。我們就得很仔細的分析漢語，要設法了解這三千年來，中國人的思想方式跟他的說話有沒有形式上的聯繫，現代話是怎麼說的，——然後再進一步研究怎樣的說法會規定怎樣的想法。①

我們一分析漢語，當時就發現一種普通現象，不管是在哪一種方言。漢語的基本資料是單音詞。② 將來的漢語會

● 這兩段話寫在斯大林語言學著作發表之前。現在看來，這裏所說語言，神經系，思想的關係顯出作者多少年來怎樣受了行為派心理學的影響。應當另作嚴格的批判。 1955年韋補誌。

● 從某種觀點看來，這詞彙所收的“單音詞”，有的只是詞素或是詞根。作者現在的見解就很近乎那種看法了。 1955年韋補誌。

變成個什麼樣子，且不用提它。自從有文字以來，這三千多年的歷史基本上是單音詞的歷史。我們要了解漢人的思想作用，說話的条理，或是從語言學的觀點來了解現代漢語，就得把那些單音詞澈頭澈尾的，澈裏澈外的，翻來覆去的，顛來倒去的搞他一次。所以我就開始收集單音詞，並且想在單音詞的用法上整理漢語的普通語法。（不像從前人的倣摹做外國文法，或是從古書堆裏撿些文句來湊合拉丁文，英文之類。）

這話也許會引起好多人的懷疑。所謂漢語，我說的不是將來的漢語，是說現在的漢語。是老百姓的漢語，不是我們知識份子的文縷縷的廢話，就像我現在寫的半中不西的東西。歷史上的漢語當然也不全是用單音詞組成的，我只說它的基本資料是單音詞。多音的詞不外乎有下面的幾種：

（一）對對子式的。

大小 早晚 父母 耳目 埋沒 來往

這樣的雙音詞不必保存原來的兩個單音字的意思，或是原來的“詞類”，至少現在通行的意思不必那樣。

（二）在單音詞的後面加上一個尾巴。

石頭 念頭 喫頭 金子 房子 化子

（三）原來就是多音詞，多半是雙聲疊韻的。

乒乓 烘龍 淅瀝 恹恹 噤咕 尷尬

（四）從外國語借來的多音詞。

琵琶 葡萄 目宿 瑪瑙 咖啡 檸檬

此外還有像一個單音動詞後面吸收了一種東西（像“喫飯”，唸書，出家，出醜），或是一個單音名詞前面吸收了一種品質（像“紅果兒，白果兒，火柴，搖椅”），或是別的方式，多不勝收。這樣的詞，在拼音文字裏必得把音綴聯起來寫，可是

有時候又必得分開了寫。比如說“人總得喫飯”跟“他喫飯，不喫饅頭”，這兩個“喫飯”好像得有不同的寫法。

除了(三)(四)之外，其餘的多音詞都是用單音詞堆砌起來的。多音詞多半是兩個音的。四音的也不在少數，“嘻皮笑臉，唏里嘩啦，一塌糊塗，阿彌陀佛，……”。三音的並不多。五個音以上的簡直是少極了。

無論如何，不管人受過書本上的教育沒有，他平常說話，用的多半是單音詞。那些單音詞又不像在歐洲語似的，他們並沒有詞頭，詞尾等等變化。就連聲調跟意義的關係也不是有系統的，某個聲調不一定代表某個詞類。要了解漢人的“精神生活”，我們得小心觀察那些詞怎樣讓人顛來倒去的使用。除了這個，我們簡直無從編造漢語的語法書。先知道了單音詞在說話裏所佔的位置，才能進一步研究多音詞會怎樣改變那個位置。這是我要採集單音詞的原本動機。

正在那個時候，我又漸漸明白了方塊漢字並不是個好東西，是將來的大眾文化的障礙物。拉丁化新文字也就在那個時候傳到了北京。我就開始用拼音文字寫北京話。可是也就在那學習的時期，發現了一個必須解決的難題。越想走羣眾路綫，越覺着那些單音詞不容易對付。我當時就在試驗室裏分析這個問題。現在我可以大膽的說，遠在十五六年之前，我早已想知道聲調符號的能不能免去。我的見解不必在這裏重說了。因為關心這個問題的人大概已經有點知道，當然不必同意。

我要說的，倒不是關乎符號，拼音的技巧，那些個。我們先得掌握住一個基本論點。拼音文字究竟有什麼用處？至少從我個人看來，他不應當只是掃除文盲的工具，也不單

是宣傳手段，當然，政治教育是我們所急切需要的。他也不單是為应付經濟很薄弱的，知識很淺陋的，大多數人的日常生活。當然嘍，一種拼音文字要是連這個任務都不能完成，它根本沒有存在的價值。文字的任务一定会發展到能創造新鮮的哲理思想，科學思想，產生美妙的民族文學。我老是掛念着這種任務跟漢語的單音詞的關係。

為要避免拼法上的同音字，就來限制老百姓的說話，不許他們多用單音詞，恐怕是會勞而無功的。我並不主張老百姓的說話不需要進步。語言跟思想同樣的要改造。我也明知漢語的多音詞會一天一天的加多，特別是多音的名詞，其次是形容詞，可是我們唸書人已經通用了的双音動詞未必全能叫老百姓接受。按目前形勢來說，我也明知一個方言的單音詞，他的聲調的改變是勢所必然的，然而大量的方言混合大概不會實現。變調的現象不是七零八碎的。它自有它的基本的原則，是根據語言器官的生理的，大體上它也不能違反某個方言從古時候傳下來的語音系統。在官話區域裏，目前又有兩種互相衝突的勢力，叫語音變改。一種是北京話的領導地位。這已經有了好多年的歷史，現在正靠無線電廣播來傳揚它。又一種勢力是“上江官話”，特別是湖南，四川話，無疑的在政治上，文藝上，都佔了重要的地位。它的效用還不容易估計。將來也許會發現一種漂亮的普通官話，聲調會大改變。那可不是一二十年之內所能成功的事。遠在那樣的結局發生之前，人民就需要拼音文字。各地方的人就要用他們的土話來寫文學。我們不妨把北京話當做一種平常的土話。至少在這樣的立場上，這單音詞詞彙有讓人家參考的價值。●

不單如此，就算我們能借重政治的勢力，叫老百姓多用

多音詞，少用同音的單音詞，甚至於把同音詞完全剷除了，那末，我們也得先做一番科學性的準備，先得知道一個方言的單音詞一共有多少，同音的有多少，每一個單音詞有哪幾種用法，在哪些用法上能免去，哪些不能。這樣的工作也許能幫助漢語的改進。那末，這本單音詞詞彙可以當做改進的準備工具。文字改革的事業不能做得太瑣碎，太冒險，必得是有計劃的。人家為了“基本英語”尚且費了好多年的研究工夫，何況我們的工作比這難多呢？我又不得不提一提“基本英語”的目的，理論，手續，很少有能挪用到漢語上的。

我不是北京人，更不是地道的“京油子”。單為語言學的理論研究着想，我早應該把我的土話裏的單音詞整理出一個頭緒來。可是那樣做，一時不會有實際的用途。我開始就有那種貪圖：就是把理論跟實用聯繫起來。還有一種困難教我不得不從北京話入手。這工作是在北京做的，是好些人一同做的。這工作也不是短時間之內完成的，其實到現在還遠沒達到完成的地步，可是沒有研究過的單音詞為數不多了。近來只每隔了好久才偶然聽到一個新詞。人家唸了這本小書，也許能補充好些新的材料，也許又會多學一點“國語”，也許又會更認識漢語是怎樣的一種交際工具。這些都是我敢把這本小書付印的企圖。

我並且希望大家來多分析幾種別的方言。那些多音詞暫且不必管他，因為十分之九以上是各方言共同的。多知道一點方言的單音詞，就會多了解一點古書，多了解一點社

- 
- 現在我不必說這樣的糊塗話了。民族語——以北方話為基礎，北京音為標準的普通話已經肯定下來了。但是本詞彙所收的單音詞有些只是土話，幸而還沒有收進“黑話”、“春典”之類。1955年章補誌。

會史。學問本是不宜乎分成小區域的。

遠在十二年之前，我曾經為這詞彙寫了一篇學理性的敘論，分送給同道，求他們指導。詞彙本身沒人全見過。直到今天在人民的旗幟之下，才找到一個出版的機會。就把原先寫的敘論仔細的修改了一下，當做詞彙的說明書。詞彙本身最近也增補了一次。這多少年來忙在漢語語音史的研究，跟無聊的學校行政，對於語言心理學跟漢語的分析並無新的發現。以後在語言教育上希望能做一點腳踏實地的工作，來補救已往的荒疏。

陸志韋 1950年2月

# 目 錄

|                      |    |
|----------------------|----|
| 重印“北京話單音詞詞集”聲明 ..... | 一  |
| 序 .....              | 五  |
| 說明書 .....            | 1  |
| 第一章 漢語的詞 .....       | 1  |
| 壹 詞跟字的分別 .....       | 1  |
| 貳 詞的定義 .....         | 3  |
| 第二章 單音詞的詞類 .....     | 19 |
| 壹 三類基本詞 .....        | 21 |
| 貳 三類基本詞的相互關係 .....   | 27 |
| 叁 指代詞 .....          | 36 |
| 肆 助名詞的性質 .....       | 38 |
| 伍 副詞 .....           | 42 |
| 陸 作用詞,“虛字” .....     | 46 |
| 柒 雜詞 .....           | 48 |
| 詞類表 .....            | 48 |
| 附錄 名詞附加在名詞上的格式 ..... | 49 |
| 凡例 .....             | 51 |
| 詞集 .....             | 57 |

# 說 明 書

## 第一章 漢語的詞

### 壹 詞跟字的分別

#### 一、什麼叫做字？

字是中國人造的。古時候 Sumaria 人寫的東西很像古漢人所造的字。後來 Babylonia 人寫的又很像周秦以後的形聲字。在我們的討論範圍之內，單講漢字。

(一) 一个字只有一个形像。凡是能互相通用的符号，比如“並”跟“并”，“薙”跟“剃”，都是不同的字。

(二) 在同一种方言裏或是讀音系統裏，一个字只有一个讀法。一个形像，在同一个讀音系統要是能讀出兩個以上的聲音來的，每一個讀法代表一个字。比如“石”在北京又讀 dan，“夾”讀陰平又讀陽平，都是不同的字。

把上面(一)跟(二)合起來說，就是嚴格的“形聲相益”的道理。一个“形聲”可以全沒有“意”，也可以有好些个“意”。所謂字的定义不必牽連到“意”的部分。字是符号，但是我們不必研究那符号代表一个或是几个意思。

一个字是中國人造的一个具有單个形像並且聯帶單个讀音的一个符号。

## 二、白話文的用字。

中國人寫的文章是用字組成的。中國人說的話不是用字組成的。用字來寫白話，是現代的一種借用的法子。（聽說中國從前有個“言文一致”的時代。這話要是真的，那時候字跟話的關係當然要比現在簡單些。）

白話文用字來寫等於西洋人的用音綴(syllable)。同一個語音，假若它代表兩個以上的意義，中國人慣用兩個以上的不同的字把它寫下來。現代的西洋語也有這個規矩，可是不像中國的普遍。並且那些同音而不同形的音綴差不多全有不同音的來歷。他們是從不同音變為同音的，不像中國人原先就為同音的意思造出不同形的字來。（所謂“原先”不單是在六朝人編造韻書之前，並且還遠在李斯，程邈改造古文之前。原始的時候，字的用法也許可以完全自由的互相“假借”。那一段歷史考古學家沒搞清楚。）中國人編造白話字典或是白話字彙，原則上就好比西洋人要編一部 syllabic dictionary 或是 syllabic list。這在現代的西洋語是不可能的。假若我們把英文或是德文分析一下，單舉出那些從古日爾曼語留傳下來的詞根，按照abcd排列一個表，那表會跟一個 syllabic list 相差不遠了，因為那些“詞根”大多數是單音綴的，（且不問更古的時候，他們是不是那樣。）英文，德文的詞典可不是這樣的。

那末，我們用漢字寫的白話字彙為什麼在表面上要比一個 syllabic list 更合適，更適用呢？這是因為漢語的組織跟現代西洋語絕不相同。不同之點就在乎漢語的結構。他是建築在一個較為廣泛的不變詞形的單音基礎上的。然而白話字彙在理論上多少有點講不通。

在應用方面，白話字彙的短處也就在他只能代表漢語